

征稿: <海韻> 文藝副刊歡迎惠稿, 舉凡短篇小說, 散文, 現代詩歌, 古典詩詞, 曲藝雜談, 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 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 文長勿超過五千字, 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 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 聯絡電話。

泥土裡的早春

李金陽

早春故鄉, 若是沒看過紫雲英開, 總覺得那個春天來得不够氣派。

我們鎮外多是水田, 一丘一丘, 方方正正的, 被縱橫的田埂劃開, 秋後稻子收了, 田便空著, 灌上淺淺的一層水, 映著天光雲影。這時節, 父親便會從倉房裡拿出一個舊布袋, 裡頭是上年預留的紫雲英籽, 黑褐色的, 小小的, 不甚起眼。他沿著田埂走, 一把一把, 勻勻地撒出去, 籽粒落在濕潤的泥面上, 悄沒聲息的, 彷彿只是一件最尋常的農活, 算不得什麼。

種子入了土, 便彷彿被大地團圓吞了下去, 再無蹤影。要等到來年開了春, 某日你從田邊走過, 才驚然驚覺, 那一片灰褐色的泥淖不見了, 田野裡竄出了無數的紫點子來, 不久, 一場透雨過後, 那點子便發了力, 鋪天蓋地地蔓延開, 連成一片, 染得滿田都是那種粉盈盈的顏色。

這便到了看紫雲英最好的時候了。田疇是開闊的, 無遮無攔, 那紫雲英便浩浩蕩蕩, 直鋪到天邊去, 與遠處村落淡淡的煙霧融在一處, 分不清界限。走近了, 才看清那小花, 傘狀的, 極小, 一球一球地攢在枝頭, 花瓣是淡紫透白的, 嬌嫩得很, 花心一點明黃, 俏皮地閃著。蜜蜂是早就忙碌起來了, 嗡嗡的響聲匯成一片。

我們那時是極愛往這花田里跑的。脫了鞋, 赤腳踩進去, 那鬆軟的土地便從腳趾縫裡柔柔地溢上來。紫雲英的莖

葉脆生生的, 一路走過去, 褲腳不一會兒便染上深深淺淺的綠汁與花粉。這花田, 也並非是孩子的樂園。耕牛也愛這裡。農人牽了牛來放牧, 牛便低著頭, 慢條斯理地, 用那闊大的舌頭, 一卷一卷地, 將嫩葉和花捲入嘴中, 咀嚼得津津有味。父親說, 紫雲英是好飼料, 牛吃了長膘, 毛色也光潤。看著那龐然大物安詳地徜徉在花海中, 你也忽然覺出這花一種豐饒的美來。

然而這轟轟烈烈的美, 是注定短暫的。春分一過, 犁田的時候到了。農人趕著牛, 扶著犁, 鋒利的鐵鏟閃著烏沉沉的光, 毫不留情將那一片燦爛如雲錦的紫, 深深地翻埋到黑暗的底層去了。那場面, 初看是有些驚心動魄的。那麼鮮活的色彩, 轉眼間便被黑褐的泥土覆蓋, 變得面目全非。

我們孩子家, 起初是有些不忍的, 覺得可惜了那些好看的花。父親卻不這麼看。他站在田埂上, 看著泥土翻滾, 目光是平靜的。他說: 「好看是好看, 可埋在底下, 爛了, 化了, 才是它真正派用處的時候。這一田的肥力, 抵得上好幾擔糞。沒有它, 秋天的稻子哪來的精神? 」他說這話時, 語氣篤定, 彷彿在說一件天經地義的事。

我後來才漸漸明白這其中的道理。紫雲英的美, 是一種慷慨附贈的美。它的生命先捨出色彩與芬芳, 裝點早春的天地; 再捨出柔嫩的軀體, 餵養耕牛; 最後, 捨出全部的血肉, 化作膏腴, 去滋養那金黃的稻穗。從絢爛歸于泥土, 又從泥土孕育出新的豐饒, 這便完成了一個最樸素也最莊嚴的生命輪迴。

如今, 老家的田地許多已改了用途, 紫雲英也見得少了。偶爾在郊外看到一小片, 心裡總會微微一動。

冬人居冬裡

譚梓健

推開門, 寒意便迎面抱住了我。那冷是乾淨的, 不拖泥帶水, 貼著面頰滑過去。院子裡那棵老槐, 葉子早已落盡了, 剩下一樹嶙峋的枝幹, 伸向鉛灰的天空。

冬天是寂靜的, 但這寂靜並非虛無, 而是盈滿的。你聽見自己的呼吸聲, 白濛濛的一小團, 在眼前呵出, 又倏地散了。你聽見腳踩在凍土上細微的「沙沙」聲, 像踩著脆生的秋葉。遠處偶爾傳來一兩聲犬吠, 或是鄰家婦人喚孩子的聲音, 在這凝滯的空氣裡傳得格外清晰, 也格外悠遠, 彷彿是隔著厚厚的玻璃傳來的。這靜, 便有了深度與層次, 將人穩穩地承托在裡面。

我于是在走去屋後那片小小的竹林。腳步在凍土上留下極淺的印子, 很快就被自身的寒意彌合了。

夏日的竹林是喧鬧的屏障, 此刻卻成了通透的屏風, 你可以一眼望穿它的深處, 看見後面田埂的弧度, 看見更遠處凝住不動的溪岸。竹子一棵是一棵地立著, 瘦硬, 乾淨, 保持著恰當的距離。竹葉並未全然枯黃, 只是收緊了, 邊緣微微向內捲曲, 成為一種經了霜的、沉靜的蒼綠, 彷彿把一整季的風雨都含在了那蜷曲的弧度裡。陽光淡得幾乎看不見顏色, 只是將存在的痕跡斜斜地投射過來, 穿過竹枝與竹葉交錯的間隙, 在灰白的地面上篩出滿地晃動的光斑。

就在這靜默的凝視中, 生命並未退場, 只是換了姿態。我瞧見一截枯槁似的矮樹樁上, 竟覆著一層茸茸狀銅錢大小的青苔, 那綠是暗沉的, 卻油油地潤著, 底下彷彿蓄著一整個不肯蟄伏的春天。旁邊一叢衰草的根莖處, 扒開那層看似無生氣的枯葉, 底下竟藏著幾星鵝黃的草芽, 嬌嫩得讓人心驚。原來肅殺之下, 儘是溫柔的堅持; 寂靜之中, 滿是蓬勃的密語。

這便覺得身上那層寒意, 似乎也被這靜默的生機所消融了。心是滿的, 也是空的。滿的是這充盈于天地間的生意; 空的, 是那些平素裡擾攘的、紛亂的念頭。彷彿自己也成了這冬日裡的一棵樹, 一竿竹, 卸下了所有繁華的負累, 只將生命的脈絡, 清晰地向著天空展開。

回身時, 西邊的天已泛起一層淡淡的、若有若無的薔薇色。那光暈染在竹葉的末尾, 給那蒼綠繡上了一道極細的金邊。暮色是從四野悄悄無聲息地合攏來的, 像一汪幽藍的、涼滑的水, 慢慢地漲上來。

我不急著回屋。因為這冬日的清寂, 是上天賜予的一場漫長的、清醒的夢。在這夢裡, 萬物都素面朝天, 坦露出最本真的骨骼與筋脈; 人心也便跟著澄澈起來, 看得清來路, 也望得見那深埋在凍土之下蠢蠢欲動的去路。

春在未開時

孫翊倫

早春看花, 其實多半是看蕾。花開足了, 固然熱鬧, 但總覺得少了一點懸念, 一份期待。看蕾, 卻是看那點兒將舒未舒的勁兒, 看春天在枝頭一筆一畫打草稿。

這時節, 最打眼的要數玉蘭。別的樹還光禿禿的, 它那光溜溜的枝條上, 早已站滿了毛茸茸的筆頭。我們那兒叫它「木筆」, 真是形似。那蕾裹在一層灰綠色的苞片裡, 頂尖上透出一點羊脂白, 鼓脹脹的, 飽含著勁兒, 彷彿一碰就會綻開來。櫻花就不同了。三五粒攢成一簇, 也

是毛茸茸的, 顏色是那極極嫩的粉紅, 它們緊緊地抱著自己, 小小的, 硬硬的, 你得湊得很近, 才看得清那層層疊疊包裹著的結構。它們總愛藏在枝桠的深處, 或是在一片尚未吐葉的細枝梢頭, 欲藏還露, 帶著點東方式的含蓄。

海棠的蕾, 另有一番氣象。它們往往生在短粗的花梗上, 一梗數蕾, 沉沉地垂著。那顏色是深玫瑰紅的, 紅得濃, 紅得正, 最妙的是那形態, 圓圓的, 鼓鼓的, 下端略大, 漸漸收成一個精緻的小尖兒。

倘若走到水邊, 便能看見柳的「蕾」了。柳是不開顯眼的花的, 它的春信, 全在那些「芽苞」上。冬日裡, 柳條是枯槁僵硬的; 一交春, 你再看, 那僵硬的線條彷彿忽然柔和了, 枝條上密佈著一個個小米粒似的凸起, 起初是暗紅色的, 蒙著一層銀灰色的茸毛。過不了幾日, 那紅便轉成黃綠, 茸毛也舒展了些, 遠遠過去, 整棵樹便籠著一層鵝黃的煙霧, 飄飄忽忽的, 所謂「煙柳」, 便是這般意思了。那不是花, 卻比花更早地洩開了春天的底色。

牆角背陰處, 有時還能尋到幾株晚梅。梅花是趕在葉子之前開的, 此刻花

事已近尾聲, 枝頭卻還頑強地綴著些小小的梅子雛形。而就在這些「小梅子」的旁邊, 新葉的嫩芽已偷偷地鑽出來了, 是那種鮮亮的紅褐色, 蜷曲著, 裡面不知握著怎樣一個碧綠的夢。

我總愛在這樣的早春清晨, 到巷子裡或小園中慢慢地走, 細細地看。看那枝頭的萬千「筆頭」、「小尖兒」, 看它們如何與清冷的空氣對峙著。它們靜默著, 卻比任何盛放的花朵都更有力量。那是生命在突破最後一個冬的關卡前, 最緊張的凝聚。你看著它們, 心裡便也充滿了無聲的期待。

這使我想起讀古詩, 有些句子寫得好, 正在那「將到未到」之處。譬如「小蕾深藏數點紅」, 譬如「綠柳才黃半未勻」。詩人也是懂得看蕾的, 他們抓住了那最有張力的一瞬。全開了, 說盡了, 反而無味。留一點空白, 藏幾分意思, 讓看的人自家去尋, 去會, 那滋味才雋永。

用不了多久, 那層薄薄的束縛便會無聲地裂開, 一個讓人目眩神迷的春天, 就要潑刺刺地降臨了。

而我, 便先在這滿是「草稿」的園子裡, 預支一份清寂的歡喜罷。



吳中評委民民辭世 家屬承志捐福利金 僑界致敬極盡哀榮 高風碩德垂範後世

文總訊: 本會評議委員, 亦即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吳民民同志, 於本年二月九日上午五時, 安詳辭世於中華崇仁總醫院, 享壽八十有七。噩耗傳來, 僑社震悼, 各界同悲。本會全體同仁尤感哀慟, 謹致最深切之悼念。

吳民民同志早歲即投身軍中服務團, 當年隨團赴金門、馬祖前線勞軍, 與青年學子同心協力, 慰問將士, 服務熱忱, 備受讚譽, 充分展現其關懷社會、奉獻黨國之志節與情懷。其後長期參與本會會務, 歷任要職, 凡重大活動與關鍵議題, 無不傾力投入, 出錢出力, 襄贊良多。對本會組織發展、會務推展及方向擊劃, 貢獻卓著, 功不可沒。

其為人謙沖敦厚, 襟懷坦蕩, 處事公允持平, 議事審慎周延。尤於關鍵時刻, 見解宏遠, 建言切中肯綮, 往往凝聚共識、穩定大局, 對本會長遠發展影響深遠, 堪為後進楷模。其德行風範, 早已深植人心, 廣受本會同仁及菲華僑界敬重與推崇。

此外, 吳民民同志長年致力深耕僑界事務, 歷任多個重要僑團職務, 致力推動僑社團結、文化傳承與公益事業, 德望素孚, 眾所欽仰。其辭世不僅為本會重大損失, 亦為菲華僑社一大憾事。



噩耗傳至中央黨部, 前主席 馬英九 特頒輓辭「浩氣長存」; 主席 鄭麗文 頒贈「高風碩德」; 前主席 吳敦義 亦題「永垂景仰」, 高度讚許, 足見其一生行誼, 為黨國與僑界所極為肯定與推崇。

出殯前夕, 菲華僑界各大團體聞訊紛



紛前往靈前致祭獻花, 花圈輓聯滿堂, 弔唁者絡繹不絕, 極盡哀榮。場面莊嚴肅穆, 德望尊崇, 充分彰顯其平生交誼廣被、深得人心。今哲人其萎, 風範長存。家屬承繼遺志, 辦妥喪葬事宜之際, 特捐本會菲幣二十萬元, 持續襄贊會務, 仁風義舉, 尤令人感

佩。仁風德範, 堪稱家風醇厚, 及志業新傳。

本會全體同仁謹致最崇高之敬意與無限追思, 並向家屬致以誠摯謝意與深切慰問。祈願吳民民同志安息主懷, 典範永昭, 浩氣長存。

陳文團、陳文帛丁母憂

晉江市永和鎮旅菲各鄉聯合會訊: 本會副監事長陳文團鄉賢、保管主任陳文帛鄉賢令先慈陳府姚氏秀峰老太太, 不幸於二零

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農曆正月初七日)下午三點20分仙逝於家鄉本宅, 享壽八十有五高齡, 孝眷侍在側, 親視含殮, 即日遵禮成服, 軫深哀悼! 喪家並訂於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農曆正月十二日, 上午假古厝村三房份球場祭

壇, 同時舉行出殯儀式。本會耗聞, 特派員前往唁喪, 願秀峰老太太一路走好! 望其家屬節哀順變!

陳文團、陳文帛丁母憂

晉江市永和菲律賓校友聯誼會訊: 本會副理事長陳文團學長、副財政主任陳文帛學長令先慈陳府姚氏秀峰老太太,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農曆正月初七日)下午三點20分仙逝於家鄉本宅, 享壽八十有五高齡, 孝眷侍在側, 親視含殮, 即日遵禮成服, 軫深哀悼! 喪家並訂於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農曆正月十二日, 上午假古厝村三房份球場祭壇, 同時舉行出殯儀式。本會耗聞, 特派員前往唁喪, 願秀峰老太太一路走好! 望其家屬節哀順變!

陳文團、陳文帛丁母憂

旅菲永和古厝/茂峰/錢倉三鄉聯誼會訊: 本鄉常務理事陳文團鄉賢, 常務理事陳文帛鄉賢, 令先慈陳府姚氏秀峰老太太, 於二零

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農曆正月初七日)下午三點20分壽終於家鄉本宅, 享壽八十有五高齡, 孝眷侍在側, 親視含殮, 即日遵禮成服, 軫深哀悼! 喪家並訂於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農曆正月十二日, 上午假古厝村三房份球場祭壇, 同時舉行出殯儀式。

本會耗聞, 特派員前往唁喪, 願秀峰老太太一路走好! 望其家屬節哀順變!

陳文團、陳文帛丁母憂

旅菲永和古厝同鄉會訊: 本鄉會副會長陳文團鄉賢, 即副監事長陳文帛鄉賢令先慈陳府姚氏秀峰老太太,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農曆正月初七日)下午三點20分仙逝於家鄉本宅, 享壽八十有五高齡, 軫深哀悼! 喪家並訂於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農曆正月十二日, 上午假古厝村三房份球場祭壇, 同時舉行出殯儀式, 本會耗聞, 特派員前往唁喪, 願秀峰老太太一路走好! 望其家屬節哀順變!

訃告

許良宣 (晉江龍泉)

逝世於二月十八日
現停柩於 FUNERARIA NUESTRA SENORA DE SALVACION, Bonot, Legazpi City
擇訂於二月廿六日上午九時出殯

李許麗真

(惠安洛陽橋透)

逝世於二月二十日
現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亞冷頓殯儀館二樓 Arlington memories chapel Resurecvion 1-3. Araneta Ave
出殯於二月廿五日上午八時